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五

學海堂

公羊禮說

江都凌明經曙著

譏不親迎也

隱二年傳

不通春秋之例者不足與言春秋之禮經書紀履綸來逆女伯姬歸於紀則卿爲君逆可知矣春秋之例外逆女不書失禮書故傳以爲譏不親迎也何以知不親迎之當譏乎親迎於渭文王行之周衰禮廢乃不行焉故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纁從者畢元端乘墨車此則周公之儀禮也冕而親迎孔子對哀公之言也故傳以不親迎爲當譏何注引書傳曰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雖三代異制而親迎則同問者曰莊二十四年經書公如齊逆女傳何

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非此之謂也公淫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爲而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爲諱辭故曰禮也而卽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逆女爲非禮則公之如齊爲非禮灼然可知何注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意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據此則諸侯重於大夫亦更無有越竟之事矣後儒不察顧氏棟高議之曰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主之後世遂成鐵案之不可易按本塞原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嗚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人之好異亦至此乎奈何以文王之所行周孔之所言而視同弁髦

乎

考仲子之宮

隱五年經

漢魏六朝諸儒之說不可誣也矧經傳乎傳曰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何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將立其子爲君而可使其母不廟食乎妾不得配食非特立廟將祭於何所乎喪服小記謂慈母不世祭非不祭也穀梁謂於子祭於孫止蓋子在則立廟祭之至孫則毀其廟而耐於妾祖姑爲壇以祭之爲桓母立廟求之經傳未爲過也故何氏以爲得變禮汪克寬曰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啟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按汪說非也後世洪儒援此以正名定分者具詳於方策豈未之見耶目

身... 卷三十三
不涉書史無怪乎其持論之紕謬也韋元成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匡衡曰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近漢呂氏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庶不得配食文帝更追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宜太后議者或爲宜配食中宗臧熹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

於義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光武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故耳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議者從之又元帝鄭夫人生簡文帝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耐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虞和曰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歷觀以來有引此以追崇妾母者乎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莫此爲甚矣

先謁宗廟
桓元年注

嗟乎儒者說經之弊可勝言乎不融會全文只就一字一句而

解之及舉通篇文義以證之而後先牴牾弗顧也周書顧命云
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爲
失禮孫覺倡議於前蘇軾著論於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
伏生本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脫簡與否姑不具論第就顧氏
之說而按之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
年之君也顧說如此按康王之誥末句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
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顧言踰年稱王是沒喪之後矣踰年卽沒
喪可乎況旣已沒喪稱王又何故釋冕而反喪服耶不獨謂前
有脫簡而此處當云羣公以下十六字必是衍文而後其說乃
可通也何注先謁宗廟事畢後反喪服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
有八證焉白虎通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

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
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
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
事事畢然後反喪服通考按釋例曰尙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
制推此亦是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尙書顧命
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南齊書蕭琛議曰
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卽位
必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
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此
四證也南史沈文阿議曰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
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唐書張柬之曰顧命云

皇清續編 卷三十三
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是十七日也
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
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
方始見廟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
言祇見厥祖侯甸及羣后咸在則殂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
周因殷禮損益可知也此六證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
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
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鬯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
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
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文獻
通考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

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
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
漢時人主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
宗廟致祭祭以告嗣位宋朝唯孝光宗以親受禪特行此禮而
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此禮此八證也
觀此八證而倍經任意者其亦可以息議也夫

紀侯來朝

桓二年經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其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
封之百里白虎通恩澤侯表皆有此說何氏本之顧氏棟高曰
漢氏立后先進其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
始則皆不知紀子帛之爲闕文之說而誤之也按顧說非也女

子子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也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以爵不授以權又有何國柄之可移耶況春秋之義外戚秉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經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豈亦未見此注耶全氏祖望曰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宮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王商馮野王傅喜三人元成哀若能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要之在知人耳是真平情之論矣

廩者釋治穀名

桓十四年注

徐疏廩之言藻之義按文義未足今引而申之廣雅廩治也爾

雅廩解也郭璞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孫炎注解藏穀鮮絜也又按澡與藻通采蘋箋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尙柔順自絜清喪服澡麻帶經注澡者治去葶垢喪服小記帶澡麻注藻率治麻爲之正義云謂髮率其麻使其絜白也廣雅澡治也以澡訓治以治訓廩轉相證明然非何注以廩爲治穀名則廣雅之廩治也幾令人費解而孫注之於爾雅亦未見其精審矣古書不易讀也如此然則孫注之較勝於郭此其一端矣

復九世之讎

莊四年傳

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太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孫相揖讓可乎況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此言九世之

讎可復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極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而顧氏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帝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其說之偏亦至於此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耶邊疆之釁何代無之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此亦公羊之流毒耶以此誣傳而傳弗任其過也

師及齊師圍成莊八年經

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成與盛通惠說非也若此處指爲通假之字而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本同姓魯滅同姓春秋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卽禮所謂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也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成爲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滅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繁露謂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

大夫宗婦莊二十四年經

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曰何以知其為一人曰傳言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又言棗栗云乎殿脩云乎此婦人之禮而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又云受筭段脩升進北面姑坐舉以興又曲禮婦人之贊棋榛脯脩棗栗故云然也曰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為大夫者有庶子為大夫而其妻不得謂之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此指宗子為大夫而其妻為宗婦者曰古亦有此文法乎曰有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故其文法相同此亦如喪服傳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

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故曰有之曰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贊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贊見之禮矣曰魯之大夫宗法可考乎曰不盡可考也然自惠公既立諸侯絕宗臧僖伯為孝公之子是為別子矣大夫不敢祖諸侯哀伯為繼別之宗子由是而伯氏瓶臧文仲宣叔武仲皆大夫而為宗子者也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

禘祫從先君數閏七年注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何昉乎曰法諸天道而已矣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禘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禘曰禘祫何以從先君數

曷爲而通數乎曰閏有定乎閏有定則禘祫不能無定曰又何
以各自爲年不相通數乎曰此後世之失不足以難之且亦知
不相通數之弊乎先儒議之詳矣唐韋縯禘祫年數議以爲五
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述相承矣今廟禘祫各自數年兩
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祫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
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旣違其度五歲再
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據此所議概可知矣况
三年喪畢遭祫則祫遭禘則禘閏二年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大
事於太廟若非通數何以同在遭喪之後於閏則書禘於文則
書祫經無譏禘祫之文也徐彥疏謂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
同年此說非也卽如從僖八年禘數之十年祫十二年禘十四
年祫十六年禘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二年祫二十四年禘
二十六年祫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祫三十二年禘至文二年當
祫故文二年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也是準何氏之說
最爲精當豈有禘祫並作之理若準鄭氏三年喪畢而祫明年
而禘是以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不相通數
以至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
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徐氏不明禘祫皆爲殷祭故有不合
五年再殷之說蓋當時鄭學盛行言禘祫者皆本禘祫志徐主
其說而不自知其倍於何注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公
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
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按此乃與

注不異緇又云徐邈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
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
旣無乖越五年再殷之制疏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審是
則徐疏之誤不辨可知矣

諸侯祭土

僖三十一年傳

何注土謂社也按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
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孝經說
社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據此則知不言
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之總神
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
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皆人

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社
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之說諒矣足以
破許氏之謬王肅難鄭馬昭之等通之宜崔靈恩是鄭而非王
也蓋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
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
所謂則變置社稷者亦指所配之人耳

不郊而望

僖三十一年傳

何邵公曰此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董仲舒亦云春秋凡
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
於禮故譏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喪尙不辟况他物乎
春秋左氏宣三年傳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杜預注前

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二傳不殊而張洽汪克寬之徒虛肆莠言創爲謬說張以爲天王崩甫四月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汪以爲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執是說者其亦未嘗從事於王制乎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鄭志答田瓊曰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縵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王粲謂鄭康成伊雒以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儒先之說具在謀謀者何爲乎即使以漢文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漢儒之說舉不足信豈二傳之言亦不足信乎吾以爲棄經傳之舊文廢先儒之成說一掃而空之摭拾膚淺之言以立新義啟自啖助故史臣以爲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助所階已然則後世之見異思遷懼然顧化者無怪乎其比比然也嗚呼蔑古荒經豈獨張汪數輩而已哉

練用粟主

文二年傳

有桑主何爲又作粟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藏於廟室所當奉祀故以粟主易虞主神無二主齊桓作二主孔子譏之作粟主則埋桑主也曰於練何也曰禮十三月而練練而耐廟若不刻而諡之禘祫時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耐也曰爾雅耐禭祖注耐新死者於祖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耐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雜記自耐至於練祥大祝付練祥周耐在

練前殷祔。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祔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創說也。若穀梁之義。作主壞廟。有時。且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據。此又安有祔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理。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有檀弓。可證鄭氏之注。士虞禮以爲卒哭而祔。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期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殷禮而注儀禮。故依違其辭云。如祔祭。訖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故云然也。然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勛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亦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將特祀於主。烝嘗祔於廟。遂謂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後世於卒哭之後。不祔廟。三年而祔。唐宋以來。未之易也。然亦非左氏之義矣。用栗者。何氏引齊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周人以栗是也。與白虎通五經異義之說。並同。不作社主也。

功臣皆祭 文二年注

注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按此春秋說文也。何氏之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高堂隆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後世有禘祫並及功臣者。

梁武帝時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禘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爲祫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禘又得配焉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何氏謂禘大禘小禘氏謂禘小禘大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小大既殊則禘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祭宗廟據此則實維阿衡卽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其殷禮歟

躋僖公

文二年傳

兄終弟及之昭穆古今有二說焉一以爲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一以爲兄死弟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傳者初不主後說也范甯曰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己爲臣矣閔公雖小己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也故以昭穆父祖爲喻何休曰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杜預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次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孔穎達從而申之曰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合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則異是謂惠

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
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昭
穆之序矣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鄭
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於閔公上不順小惡康成何爲
而駁叔重耶然則非三傳之過是不善讀三傳者之過也問者
曰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非公羊傳之明文耶
曰其說出於公羊而韋賈皆不得其解者也臣子一例此例自
施之於服制必不可通之於廟制所謂春秋無達例也儀禮曰
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後漢
朱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母弟宮
子咸有臣志由此觀之以弟繼兄可也卽以兄繼弟可也甚至

以叔繼姪亦無不可何休注曰臣之繼君猶子繼父其服皆斬
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堯本非父子至於終喪告廟與父
死子繼者無異是知虞繼唐夏繼虞一如啟繼禹而武繼文也
譬之論帝系者曰虞夏商周一脈相承不啻如子之繼父孫之
承祖推而言之隱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
文之於閔僖猶之乎祖禰也云爾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
而以爲父子非祖孫而以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
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
將不得上及於祖耶而況生前則爲父子死後變爲祖孫生前
則爲兄弟死後變爲父子吾不知當禘祫之時昭穆合食一堂
將何以爲情耶後漢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在順帝

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議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故冲遠以爲先儒無作此說者善乎何氏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當各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也吾故斷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儼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禰而後祖也

羣公不毛

文十三
年傳

鄭氏曰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按擇牲者卽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毀事用羴可也注羴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尙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春爲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也孔冲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牲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冲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

天子娶十二女

成十
年注

徐氏曰唯天子娶十二女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立制非古禮也按徐說非也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蔡邕獨斷曰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鄭氏檀弓注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如餘二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如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荀爽曰天子娶十二女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據此數家之說皆以爲夏制安見其非古禮耶

弟無後兄之義

成十五年注

弟不可以後兄又曰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二者不同

將何是之從乎曰此義不明無怪乎轉轉而不可解也諸侯之禮與大夫不同諸侯以國爲體大夫不世豈可同哉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繼世不立則旁枝承統不獨弟之後兄卽以兄而後弟可也此但以國體爲重而不暇顧其私親至於大夫則不然白虎通曰諸侯奪宗大夫不得奪宗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卽如公子仲遂莊公之子也閔僖既立則仲遂爲別子矣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閔僖有別又與後世爲始祖所謂別子爲祖大夫不敢祖諸侯繼別者爲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則仲遂之子歸父是也大宗無後不得絕以支子繼大宗可也然亦必取昭穆之相當者故漢安帝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非獨異姓不

可以亂宗卽別宗同姓亦不可當取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者喪服所謂同宗則可爲之後此不易之常經而仲遂則異是春秋之義元功之臣有誅無絕仲遂無元功而有太惡若據誅君之子不立之義則仲遂父子皆在誅絕之科本不當立後卽使違禮而立後亦必當取廢逐者之子姪輩而立之不當以弟後兄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孫以王父之字爲氏歸父之子稱仲氏可也歸父之弟稱仲氏則不可經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顯然爲歸父之子爲仲遂之孫矣悖禮害義無大於此者安得引閔僖之例以相難乎

郊用正月上辛

成十八年傳

三代天子之郊無有用正月上辛者故何注云用正月上辛者

春秋之制也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此建子之月在當時周未有用建子之月者然則以何時郊按易說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三王則周在其中是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若云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圜丘此祭天皇帝北辰之星也其夏正郊天祭所感生之帝周以木德祭靈威仰夏正郊天后稷配冬至祭天帝嚳配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郊與圜丘異況圜丘名禘而不名郊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故云周郊未有用建子之月者此也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月或云用冬至之日若用冬至之月而冬至不在建寅之月若用冬至之日冬至不恆在上辛故其說兩無據焉魯郊轉卜三正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設有定月定日又何待於轉卜三正耶況魯又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杜預云魯只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然魯不敢與周郊天同月魯既降下天子若必以建寅之月郊爲得禮是與周天子同用夏正有是禮乎繁露云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此與公羊說合而郊特牲孔疏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爲周郊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謂用仲舒之說不知何據至若王肅以爲周郊此不足怪不信鄭氏六天之說僞造家語以佐其說混圜丘與郊爲一謂冬至祭圜丘卽冬至郊天之證其悖於春秋之說也亦宜

仁之也
成十六年傳

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惴矣注惴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劉敞曰仁行父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云時尙幼則罪在正卿矣春秋何故反仁之乎按劉此論可謂陋矣仁與人通表記注引此作人之方言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劉不知仁與人爲通用之字而妄發議論如此然則何爲仁之乎傳曰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注痛傷忠臣不得其所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其行合禮其志可哀也穀梁傳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此亦如公羊

閔錄之辭

夕牲告牲后稷成十八年注

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宗廟之夕牲在廟何注夕牲告牲后稷此是祭后稷而告牲非郊天而告牲於后稷之廟也徐疏以為古禮郊之前日午後陳其牲物告牲於后稷事不經見此臆說也陋儒猶欲強為解說是逐狂而東走也傳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據此則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之前一日告牲於后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

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據此告卜郊於祖不聞郊之前一日告牲於后稷也孔賈之疏皆云卜法在祭前十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告廟是十日之中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而謂古禮有之乎若云即以卜日告廟之時又告牲於后稷則告牲當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日午後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若以此為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則享牛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牲后稷何以不指類宮之祭而必欲以為郊天之牛夕牲告牲后稷乎又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

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此舉漢法以
況之據此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之時何嘗不告牲魯祭后稷
而反不告牲耶說文牲牛純色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
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據此正是灌而迎牲殺牲告牲又安
有告牲於后稷之事况充人疏言漢法以况則古禮已亡舉今
以證古也使古有其禮鄭必不舉漢法以况矣而况漢法郊祭
之夕牲告牲於壇不於廟也其明證也後漢書禮志正月天郊
夕牲書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又明
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
盡七刻初納進熟獻注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
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史牽
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肅令繞牲舉手曰充太
史合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今
之郊祀然也據此亦何嘗有郊牲必告於廟之事按晉書禮志
武帝泰始七年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
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
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拜據此則宗廟夕牲之明證也又按
魏書禮志秘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與否
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曰先仁以此推之
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
有據當從卿議據此郊是一事告廟又是一事設使郊牲必告
於廟魏主又安得而欲廢之耶公羊所謂用者不宜用九月當

用正月或人所謂用者用后稷以配天然此處當指不宜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者九月用郊失禮之大者郊既不可祭后稷亦不可矣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譏之僖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牲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凡辛丑已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氏遂舉郊之前日午後以賁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氏云若今夕牲矣疏謂舉漢法以況之然則何氏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以言古禮不亦僨乎

作三軍

襄十一年經

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

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古春秋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今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供乃作中卿官以益司馬踰王制矣故書而譏之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據此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公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復周公之宇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

數而言之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
言二萬則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鄭此箋有所未安故答臨碩
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故兩解之據此則魯本無
三軍而又何疑焉曰經何以言三軍而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
曰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
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
非故相左也曰春秋之兵多以師名今言軍而不言師何也曰
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言之故鄭志
答趙商云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大數則乃言軍耳
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合學者疑
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卿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
有四五乎而趙氏不察遂執此以駁公羊十年經秋七月季孫
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
卿師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
解又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也

王猛入於王城

昭二十二年傳

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注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劉敞曰非也
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
子也如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王
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按劉說妄也說有彌近是而大亂真
者不可以不辨方喪未葬也則康王之誥無遺鞠子羞傳稚子
康王自謂也左氏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若既

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雜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又此經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也若三年之內則曲禮天子未除喪日子小子若三年除喪之後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白虎通以歿稱子其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又按詩序閔予小子箋除武王之喪朝於廟也疏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古之人已除喪尙有不忍稱王者有未踰三月而稱王者乎劉好爲此黷亂不經之談何也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此豈在喪之常辭乎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然則不當稱王而稱王則其當國之情可見矣於猛書王所以

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乎此矣此游夏所不能贊者也然非好學深思之士比而同之不可得已故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問者曰何以下文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於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春秋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從省文例也若於王猛之篡不明一年之中書王見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爲篡也書子見其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於成周何以亦書人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俗儒不察往往執此類以相難而不知小辯之破道也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豈亦未之聞耶曰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於玉城猶書齊小白入於齊也若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爲篡乎故兩書王猛也孟

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爲風矣目爲常辭是何足與言春秋

諸侯僭天子昭二十二年傳

後漢五行志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今按傳稱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之屬諸侯之僭可得而指焉至於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貢禹傳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然亦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又何所證也及觀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云天

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是知古人立言無一字無來歷者惠氏棟批周禮駁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即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鄭氏精於三禮而疎於諸經易學尤疎故言有缺誤按惠說非也鄭氏亦嘗注書注易未必如是之疏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引十二章欲以何明也况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言取象而已後王於日月而外並天地而繪繡之矣故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而地黃故云畫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氏云乾坤即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劉向說苑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曰周史來言周廟燔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

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是以知之合觀諸說不獨春秋見嚴顏之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貢禹董仲舒劉向鄭康成皆公羊經師今其言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而盡廢之矣

不蓑城

定元年傳

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詩毛傳蓑所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以草衣城如魏志劉馥傳以草苫數千萬枚天雨城欲崩以苫蓑覆之此其證也何注又云禮諸侯爲天子治

城各有分丈尺按此卽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也蓋何氏見當時經師有作衰城者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師古注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此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毋生之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各異故兩存其說或曰說文無蓑字蓑本俗字在二十九字之中公羊傳本作衰蓑是淺人所加經傳不當有俗字此說非也若以爲說文必當從闕然公子陽生何不據說文改爲覲然乎踏階而走何不據說文改爲是階乎况釋文亦云蓑或作衰陸氏所見已有兩本不同何必據衰以改蓑而不存古人之舊乎嗟乎兩漢經師知三家經傳有異同如賈馬之傳但臚其異同而不執一定之見以刪其異者非不知趨簡易然而不敢也至

俗儒逞臆奮筆直改使古字古義湮沒不彰者不知凡幾豈不痛哉若云開成石經作哀春秋有嚴顏之別且不得據漢石經以改之何論於唐況唐石經字乖師法已爲劉昫所譏安見其可從耶若云經傳不當有俗字吾應之曰何蓑何笠見於毛詩橐車載蓑笠見於儀禮況石經於詩作何蓑是自亂其例也而又何說焉

更受采地於京師

定四年注

何注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按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禮運所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封之人此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以鄙入於齊鄙卽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人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子授子之采今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白虎通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尚書大傳與繁露爵國篇所說同恭摺始封之采而言之大夫所以有世祿也若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鄭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者采取其賦稅而已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

天子雕弓 定四年注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按敦弓疏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事不經見未必然也然荀子大略篇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孔氏未之見耶荀子為先秦之書具有其文何氏亦非無據矣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釋文旅音盧黑弓也傳彤弓朱弓也彤盧之名亦散見於經諸侯彤弓之說無疑矣敦弓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疏敦與彤古今之異彤是畫飾之義然則天子雕弓之說亦無疑也徐疏解云古禮無文未免失之於鹵莽

璋判白 定八年傳

何注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徐疏何氏與鄭同按此疏大謬不然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此言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珪曰璋與毛同而鄭以為璋瓚與何異何以為郊天鄭以為宗廟之祭絕然兩途而徐謂何與鄭同其亦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於仲舒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凌明經公羊禮說

毛 庚申補刊

於此可證何氏之說有自來矣鄭以上章爲郊天此章爲祭宗廟徐亦沿上章之說而致悞與

皆毀廟也

哀三年傳

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者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喪以閏數

哀五年注

喪有以閏數者九月以下也喪不以閏數者麟與三年也大功以下本以月數故數閏期三年之喪本以年數故不數閏閏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禮有取於三年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公羊曰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故以爲閏也按今喪期若不沒閏是不漸三年之氣且以閏附前月而與二十五月之例不符矣至於五月九月三月之喪本以月數何氏曰喪數略也以月數

恩殺故併閏數班固鄭元射慈賀循之倫咸無異議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孔粲謝攸皆引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則乙未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戴謚議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王彪之曰吳商中材小官非名賢碩儒爲時準則又取閏無證據直擊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徐廣曰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不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月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爲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旣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三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按何氏謂莽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是以閏在喪表則沒之始死之月則不沒若范甯之說雖始死亦當沒閏與何異也宋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祥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勅禮官議正博士邱邁之議按吳商議閏月死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正閏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按忌取周年今十二月與閏附前月之說同與始死數閏之說異南齊皇太子穆妃以七月薨其年九月閏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

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否左僕射王儉等議以來年五月晦
小祥至梁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
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
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
遠日按是又爲調停之說而不合禮經之舊制矣北魏偏將軍
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一月而龍虎並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
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龍虎罪亦不合
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按是三年之喪數閏而遭罪遣也世
謂六朝之人放於禮法之外而豈知南北諸儒於服制如此其
嚴哉隋開皇之初太常牛宏撰定禮志三年及喪期不數閏大
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開
元禮同按此與何氏始死數閏之說不同其餘又何嘗佛異也
哉

行夏之時

哀十四年注

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
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
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之法當用夏正而並非顯然
以改周正也至宋人說經往往鄉壁虛造遂謂以夏時冠月趙
氏泐駁之曰周人改時改月如使周不改時則聖人何必曰行
夏之時使夫子果用夏變周則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趙說足
以正宋儒之失按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
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據此則知夏小

正農緯厥耒記於夏之正月豳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尙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則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五終

嘉應葉 軫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六

學海堂

禮說

江都凌明經 曙 著

喪服齊衰期章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于曾祖

論曰易禮春秋此皆以例言者也其中有正例有變例且有變例中之正例有正例中之變例更有變例中之變例也參伍錯綜非比而同之不能知也卽如斬衰章子爲父臣爲君此正例也設有祖爲君祖死而父應繼立或以廢疾不立或以早死不立是祖死父不得立而孫立則今君受國于祖不受國于父將